

妈妈是乡愁的摆渡人

□沈嘉禄

气与酸甜味道的草垛，对，还有屋檐下的燕子窠，它们构成了故乡的光影和气息。但要是没有妈妈亲手烹饪的土菜，乡愁也不至于如此浓郁、如此温馨、如此静谧——尤其在夏日蝉噪阵阵的午后。

今天，妈妈离去已整整三十年，每当我想念故乡，想念双亲，就会做一道家乡土菜。慢慢品味，忽而回到故乡，忽而回到童年。那味道不仅刺激味蕾，更让我欣喜、知足、清醒。妈妈是乡愁的摆渡人。

不仅小赵，在我有幸接触到的新上海人中，表示不识乡愁为何物者不在少数。也许他们摆脱乡村背景，扑向城市的心情过于急切；也许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过于浓厚，以至对乡间生活的细节熟视无睹；也许他们在告别家乡的那一刻，就决计要将记忆清零。壮志激越，云帆高挂，可能还有淡薄的愤懑与惆怅。那么现在，我想应该是小赵们重建乡愁的时候了。

在拥抱城市生活的前提下，重建与故乡的关系是必要的文化建设和心理建设，是对自己“从哪里来”的再次确认，假如说这是恋母情结的返乡，那也将是一次精神上的能量加载。我相信，他们在学说上海话、品尝上海菜的时候，在与上海女孩恋爱进而在黄浦江边安家落户的时候，会发现自己与故乡连结的那根脐带还在。

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上海本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，在小赵来到之前的一百多年里，有成千上万个小赵提着简单的行李在十六铺上岸，然后开始人生的崭新旅程。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来的。百川归海的小赵们，在双休日或假期里，不要总是叫外卖、吃快餐，匀出一点时间，以自娱自乐的心态做几道家乡菜肴和点心，犒劳自己，招待亲友。乡愁就在故乡风味的甜酸苦辣中。

上海的餐饮市场接纳了很多异域风味，但最诚实的乡愁终究在自家厨房里。

所以，乡愁是一张煎饼、一碗烩面、一锅杂鱼汤。我打碎了一把调羹，妈妈在微笑。

说这话的是我的一位九零后朋友小赵。不速之客大驾光临，还捧着两个大西瓜，按门铃时其中一只掉在地上，我是听到嘭的一声才去开门的。

我以一个长者应有的温煦注视小赵，他看着茶杯继续说下去：“一个人进入垂暮之年，有了一点积蓄或者功名，才会在百无聊赖情况下，从路边墙角捡拾一片叫作乡愁的枯叶，从中解读春花秋月的浮华。我甚至认为，当他衣锦荣归而不得，或者担心看不到他预想中的壮观场景之后……”

我用扇柄叩击桌面，叫停他飘忽不定的狂言。

不过，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反驳他。面对奔走江湖的年轻人，包容最要紧，其次是理解。

小赵还告诉我，科室里的同事有三分之二来自五湖四海，但是很奇怪，平时不大谈论故乡。对上海有一种隐约的隔膜，也许是紧张，也许是提防。他们在下班后也会开玩笑似的学说上海话，说家乡话就要看场合了，怕引起误会。故乡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。

斜阳热烈地打在窗帘上，我们喝了一壶寿眉，去老城厢走走。金家旗杆弄、大夫坊、巡道街、鸳鸯厅弄等老路名让小赵觉得很有年代感，又似曾相识。寂寞院门半开，一个老妇人正在给七八只流浪猫投喂，轻声絮叨着。它们听得懂，一根根尾巴竖得像旗杆。又走几步，一户尚未搬走的居民将小桌子摆在家门口吃晚饭。一锅绿豆粥，几个小菜：干煎带鱼、萝卜干炒毛豆、糟鸡翅。

一个月之后，小赵请我去吃臊子面，他收到了家乡西安寄来的一箱干面。我第一次去他在浦东金桥的租住屋，韭叶宽的面条，塑封包装，码得整整齐齐，我看是机器轧的，他坚信出自手工。“看，我娘做的臊子，是面的灵魂。”玻璃瓶里的臊子与本帮辣酱画风相似，不同在于红油更加澎湃。我与房东大叔吃了臊子面，顺便再把西安的饺子宴、胡辣汤、葫芦头、肉夹馍以及鼓楼、兵马俑统统夸了一遍。

我没告诉他两周前与他母亲在微信上聊

“余光中的乡愁，一会儿在邮票，一会儿在坟墓，一会儿……又在海上漂泊。这首诗，有人倒背如流，我试了几次，很难代入。这些年来我要么忙于应付考试，要么忙于投送简历，换了三份工作，总算有了着落。每天要填写各种表格，草拟各种报告，陪领导迎送更高层面的领导……我无法定义我的乡愁，因为故乡早就被高速行驶的列车甩在身后。”

过几句。

十多年前我在西安第一次吃油泼面，一筷入口，毛发竖起。后来我在家里也经常制造这种快意恩仇的味觉炸弹，自以为在色香味三要素上已接近古都本色了。我对小赵说：“你假如不确定乡愁是什么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就在臊子面和油泼面里。”

我是深有体会的。在我的学生时代，妈妈时常将故乡的土菜端上餐桌，它们是霉干菜、苋菜杆、糟带鱼、鲞鱼蒸肉饼、霉干菜烧肉等等。有一次我被一碗臭豆腐蒸猪脑惊呆了，从未想到这两种低微的食材可以同框，金灿灿的老菜油流泻在烟青玉白之间，世俗大美无须藏拙。我跟妈妈去过绍兴柯桥五六次，故乡的河埠头、大石桥、乌篷船、老台门，散发着湿热霉

大家微语

●很多人问我接下来的生涯中还会有作品会超过《三体》吗？我觉得很难吧。

●因为像三体这样一部作品它取得目前这样的成功肯定有作者的因素，有作品的因素，但是它还有许多外部因素，有各种各样的机遇。有些机遇就有如神助一样，凭你个人的努力，不太可能第二

文史杂谈

素面朝天的女人，若是越看越耐看，有可能是一种伪素颜，其实化了高级的妆，这妆不仅包括脂粉，更有学识、修养、眼界生成的品位。

伪素颜的艺术，亦是越看越有味道。

汪曾祺先生的散文《荷花》，短短三百余字，无一句华辞丽藻，先写在缸里怎么施肥、种藕、注水，然后荷叶露角、长大、开花，又说晚上收朵，清早又放开，还有雨打荷叶，荷叶枯了，缸里落满雪，简洁、明了，像对小孩子说话。譬如，“荷花到晚上要收朵。轻轻地合成一个大骨朵。第二天一早，又放开，荷花收了朵，就该吃晚饭了。”又如，“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好吃。”乍一看，好像一篇大白话的流水账，而懂行的人会发现，这篇文章的结构是先生精心设计的，有着不着痕迹的技巧，至少包含了三种结构：即“四条屏结构”“更漏结构”“水墨画结构”。如，以藕的四季喻示人的一生，是四幅屏；写荷花由空到满、由满到空，从河泥、荷叶、荷花、黑、绿、红写到落雪的白，恰如一幅水墨画。写文章亦如女子化妆，浓妆艳抹并不难，画

努力和运气

□刘慈欣

次又让它碰到一块。像马尔克斯这样获了诺贝尔奖又能出来一部那么厉害的作品，确实不多见。任何作品都有机遇在帮助你，一个作品换一个时间、换一个场合发表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。

●这努力和运气不是x加y的关系，是x乘以y的关系，一个为0结果全为0。它就这么一个关系，

你说再写出一部这样的作品来，可能性不是太大，但不能因为那样就不去写了，要努力地去看。

●我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创造出那种能让大家共享的、共同感到震撼的想象世界。这个世界有很广阔的时间和空间，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、看到这样一个想象世界。

伪素颜

□姚文冬

眉、眼线、口红，十分明显，初见惊艳，再看就没什么味道了，但要化个白开水妆，打造伪素颜的清透感，却需要高超化妆手法。

京剧大师程砚秋的表演艺术，特别是舞蹈，也是典型的伪素颜艺术。在电影《荒山泪》里，汇集了一百多种水袖舞法，看上去不过一尺白布，挥来挥去，有什么技巧呢？殊不知，它囊括了程派水袖的“勾、挑、撑、冲、拨、扬、掸、甩、打、抖”十种技巧，样样都很难掌握。比如，“逃山”一场，有一段载歌载舞的流水板，不过是三个转身，水袖忽而扬起，忽而落下，但明眼人一眼看出，那是程先生将一套小开小合的太极莲花步融入到了舞蹈和水袖，简洁、优美、流畅，如行云流水，给人一种轻飘飘的仙女感，有着独特的含蓄美。

而不懂戏的人看了则说，大概程先生拍这部戏时，年岁大了，身体又发胖，所以身段有意简化，水袖幅度也有意收敛，这可真是“不识货”。后辈演员那种用力过度、大开大合的水袖，看上去华丽多姿，有的演员甚至把水袖舞出了一朵花，其实没

有什么章法可言，只是肤浅的讨巧。他们何尝不知道先生的太极莲花步？只不过自己心有余而技不足吧。

作家潘向黎的小说《白水青菜》里，女人善做白水青菜汤，男人一直以为那就是简单的青菜、豆腐，因为自己每天应酬，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回家喝了这汤，才觉得这样的清淡好。后来，他失去了女人，才知道这不是简单的白水青菜汤，且看女人煲汤何其用心——那汤要准备很多东西：上好的排骨、金华火腿、苏北草鸡、太湖活虾、莫干山的笋、蛤蜊、蘑菇，有螃蟹的时候加上一只阳澄湖螃蟹，一切二，统统熬进瓦罐，慢火炖三四个钟头，不放盐和任何调料。熬好之后，要把这些料都捞出去，连碎屑都不留，等到要吃了，再把豆腐和青菜放下去。表面上，它呈现的是白水青菜，实际上，是把诸多高级材料，还有时间，更有女人的爱心，统统融化在一起，入味无形。这汤，也是一种伪素颜艺术。

无论汪先生的散文，还是程先生的水袖，都是这样一碗青菜豆腐汤。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苹果笺

□肖复兴

苹果是一种古老的水果，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。对于苹果的赞美，从古至今在绘画和文学作品中，可以找到许多。从丢勒和克拉纳赫的油画，到欧里庇得斯、莎士比亚，一直到泰戈尔和里尔克以及普列什文，都有描写苹果的语句。

高尔斯华绥写过小说《苹果树》，普宁写过小说《冬苹果》，契诃夫的小说《新娘》也特意把新娘娜嘉要离家出走之地，放在家乡的苹果园中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《盲厨师》中，更是要将莫扎特为临终前的盲厨师演奏的场景，放在了苹果花开的四月清晨。

美国是世界出口苹果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多是我们现在相当熟悉的蛇果。蛇果英文意思是“美味”，因为那时的蛇果“甜得没有了方向”。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在珠海海关前的免税商店，第一次见到这种从美国进口来的蛇果，想全家人都爱吃苹果，特意买了几个带回家，让大家尝尝鲜。谁想，全家人谁也不愿意吃。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，关键是太面，有些像我们早就淘汰了的锦红苹果。

我猜想蛇果刚栽培出来时大概不会这样。几千年以来，苹果和人类同呼吸共命运，人类改造着它的命运，也改变着它的口味，苹果的退化是必然的。苹果树，就像一个耕地的牲口一样，被我们使得太狠了，原来的野性渐渐失去，它们的创造性越来越差，滋味当然也就越来越差。

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好苹果还是美味甘甜的，而且，有的还有特殊的别样滋味，让人咀嚼和回味。这样的想法冒出来，是因为看到新一期的《诗刊》上，有一首写苹果的小诗，作者是我曾经待过的北大荒建三江的一位新人，叫李一泰，因建三江而分外亲切，仿佛他乡遇故知。他写贫苦的母亲用鸡蛋换来一个苹果，用刀切成六瓣，五瓣给父亲，一瓣留给母亲，自己只是舔了舔刀刃上的苹果汁。恰巧这一幕被下班回家的父亲看到——

爹夺过娘手中的菜刀
将自己的那瓣苹果
切成两瓣，塞到娘的手里
娘刚挑亮的那盏油灯
在爹的眼中，瞬间
——模糊了

这首小诗感动了我，因为这样苹果的滋味，也曾经是我有过的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